

学生写作经典范文

名家笔下的四季

主 编：刘堂江

副主编：熊绍铮 张九韶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庆和 刘春亮 朱晓蓉

张定东 涂怀琨 常 青

黄金华 黄海春 黄海玲

黄有生 彭 军 程昭寰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宋 城
装帧设计 木 土
责任技编 卢志贵

学生写作经典范文
名家笔下的四季
刘堂江 主编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新华书店发行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5 印张 10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2 版 199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25000 套
I S B N 7 - 80615 - 362 - 4
G · 99 全套 10 册总定价：58. 00 元
每册定价：5. 80 元

常诵名家警
辟句，始知得
失不由天。

甲戌年冬 柳斌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为本书题词

编者心语

1

我曾当过小学语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教师，后来又当了近20年的教育期刊的编辑、记者，大半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字工作。我没有多少嗜好，对烟、酒望而生畏，对麻将、扑克兴味索然，唯一的乐趣就是读点文章，写点文章。我最喜欢与朋友探讨为文为人之道，不管你是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也不管你对文字工作有没有兴趣，“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总要千方百计将话题引到写作上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理解、品味写作的艰辛与甘美，我恨不得天下的人都是知音，都加入到写作的队伍中来。因此，我对青少年朋友学习写作的问题时刻惦在心上。

2

1978年早春，我到北京景山学校采写《手执金钥匙的人们》，站在教室门外，聆听学生们齐声朗读散文大师的作品，朱自清的《春》，郭沫若的《秋》，许地山的《落花生》，冰心的《小桔灯》……我完全陶醉了，我觉得我的整个心灵都融化在那抑扬

顿挫的美妙的童声里了。因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冰河才开始解冻，而在此之前的10年间，大师们的作品是被当作“封、资、修”禁读的。景山学校及时地恢复“文革”前开始的“集中识字，提前读写”的教改实验，大胆地选择名家名作供学生阅读、揣摩，这无疑是一项非凡的举措。我钦佩景山人的远见卓识，我羡慕景山学生有如此好的学习机会。我想，我的少年时代如果也能有条件阅读到这么多名家大师们的作品，那我的文字功底一定会比现在强得多。

3

写作贵在创新，但创新须从模仿开始。即使是天才，他出生落地时的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任何作家都必须借鉴、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学习前人和当代人的创作经验。一个没有阅读过任何作品的人，大概是不可能成为作家的。学习写作也和学习走路一样，先得要模仿，一下一下地抬脚，然后才能逐渐迈开步子，走出个性，走出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模仿就没有创造。作文有没有秘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一点体验，我以为，作文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一句话：“写什么就读什么”。比如，你要想写散文，你就找若干篇名家的散文名作，仔细咀嚼，仔细品味。看人家怎样观察生活，看人家怎样选择题材，看人家怎样提炼主题，看人家怎样谋篇布局，看人家怎样行文表述，看人家怎样开头结尾……渐渐地，你就知道散文怎么写了。

同样，写小说、写通讯、写论文也都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范文对于学习写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4

近年来，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学生作文精选本，发行行情长盛不衰。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优秀习作，无疑有一定的作用，但长此以往，则令人堪忧。

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供学生模仿借鉴的写作范文，应该是上乘精品。如果老让学生模仿学生的作文，或是模仿水平低下的文章，那青少年的鉴赏、写作水平就会越来越低，这岂不是贻误后代？！

为此，我和熊绍铮同志组织一批经验丰富的大学教授、中小学优秀语文教师、编辑和教育工作者，选编了这一套《学生写作经典范文》。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到中小学做了调查研究，根据学生作文的内容范围，有的放矢地制订编辑方案。现在这 10 个分册，基本上涵盖了中小学生记叙文写作的各个方面。力求一部“经典”在手，不管老师出哪方面的题目，都有名家范文可供借鉴。

这套书不仅适合中小学生阅读，也可供教师、家长辅导学生、子女写作时参考。对于大学生和社会上爱好写作的青年，甚至文字工作者，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中收入的主要是我国现代作家的名篇作品，后面不加

“评点”、“导读”之类文字，作家的排列顺序也是随意性的，目的是引导读者阅读原作，领会原义。

5

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欣然命笔为本书题词：“常诵名家警辟句，始知得失不由天。”体现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青少年学习写作问题的重视和关怀。海天出版社毅然决然将这套书列为1995年的重点选题计划，体现了出版部门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此，我们作为编者深受感动。我们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做过工作的一切朋友，包括日夜兼程赶排赶印的同志们，更感谢文学大师们为子孙后代创造了如此精美的精神食粮。

刘堂江

1995年元月15日

北京西单欲仙居

目 录

碧螺春汛	艾 煊(1)
又是一年春草绿	梁遇春(4)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7)
春之怀古	张晓风(14)
春风	林斤澜(16)
天山之夏	碧 野(18)
夏的歌颂	庐 隐(20)
故都的秋	郁达夫(22)
黄山秋行	黄秋耘(24)
秋天的山梁	丹 妮(27)
秋林晚步	王统照(30)
第一片雪花	穆 门(33)
冬景	贾平凹(36)
冬天	朱自清(40)
冬日抒情	郁 风(42)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44)
雨季不再来	三 毛(46)
风雨之下	王思玷(56)
冬夜	艾 芜(66)
暴风雨之前	司马今(69)
春雪	孙福熙(71)

地中海上日出	孙福熙(73)
江行的晨暮	朱湘(75)
济南的冬天	老舍(77)
异国秋思	庐隐(79)
风雨中	张秀亚(83)
杏黄月	张秀亚(87)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91)
沈阳的春天	春风(95)
雨前	罗黑芷(100)
苦雨	周作人(104)
阳明春色	施翠峰(108)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112)
印度洋上的秋思	徐志摩(119)
豁蒙楼暮色	储安平(126)
春底林野	落华生(132)
鸭窠围的夜	沈从文(134)
生机勃勃的早春	[俄]列夫·托尔斯泰(142)
春雨·晨霜	[日]德富芦花(144)
春将至	[日]井上靖(146)

碧螺春汛

艾 煜

节令刚交春分，湖中洞庭山上的碧螺春茶汛便开始了。这是一年中头一个忙季，也是一年中头一个收获季节。春天和茶汛一同涌进了公社的大门，社员们家家户户又忙碌又欢喜。

春分的早上，村南靠湖边的一条静静的弄堂里，全村头一个早起的人家，传出了门横在门臼里转动的吱呀声。门，轻轻地开了，又轻轻地带严了。

兰娣背了个桑篮，在青石板的村街上，走着细碎轻快的步子。一边走，一边拢头发，扣衣襟上的布纽扣。穿过桔林，一径向山坞深处走去，苍蓝的桔林树隙间，此刻还不见一丝亮光。

天空的夜云和太湖的水面，还是连接成一片。云和水，都还是同样的颜色，乌蓝乌蓝的，叫人分不清此刻到底是初更还是深夜。只有专管报时的雄鸡，和起惯绝早的农民，才晓得这是早春时节的黎明之前。

贪春眠的太湖，正沉睡未醒。远处，百里外的天目山方向，一颗颗萤火似的亮光，在又像是湖水又像是云彩的地方，闪闪眨眼。使人很难分得清爽，是天上的繁星落进了太湖里，

还是湖中的渔火飞上了天，或者是长兴煤矿的电灯，在替湖中夜捕的渔民指示航向。

这时，村边的小河浜里，响起了均匀的橹声。猎鸳鸯、猎野鸭的小快船，和捕春鱼的网船，一条跟着一条，牵成线，从浜湖的石埠头边摇出港，咿咿唔唔的，一径摇到乌蓝的太湖里去了。

湖水已经回暖了，甜了。银鱼、红鱼、鲫鱼，成群结队的，开始浮游到水面上来迎春孵卵了。

山坞里静煞，就连欢喜吵吵笑笑、多嘴多舌的鸟们，也还春眠正酣，只有兰娣和另外几个迎接茶汛起得绝早的小姑娘，在山坞里挖笋、采蕈。春分时节，正是梅蕈、松蕈、横樛蕈开始旺发的季节。

兰娣一不挖笋二不采蕈，她在替公社的香精厂采蔷薇。她翘起灵巧的指尖，避开桠枝上刺手的短针，飞快地把一朵朵白花拗进桑篮里。

淡蓝色的晓雾，从草丛和茶树墩下升起来了。枸橼花的清香、梅和松花的清香，混合在晨雾当中，整个山坞都是又温暖又清凉的香气；就连蓝雾，也像是酿制香精时蒸发出来的雾气。

忽然，缥缈峰下一声鸡鸣，把湖和山都喊醒了。太阳惊醒后，还来不及跳出湖面，就先把白的、桔黄的、玫瑰红的各种耀眼的光彩，飞快辐射到高空的云层上。一霎间，湖山的上空，陡然铺展了万道霞光。耀花眼的云雀，从香樟树上飞起，像陀螺样打转转，往朝霞万里的高空飞旋。在沙滩边和岩石下宿夜的鸳鸯、野鸭，也冲开朝霞，成群成阵地向湖心深水处飞去。

村子里也热闹起来了，羊子的唤草声，孩子刚醒转来口齿

不清的歌声、笑语声，火刀石上的磨銛声，水桶的磕碰声……

钟声送走了宁静的黎明，迎来了一个新的劳动日，迎来了碧螺春茶汛的第一个早晨。

.....

(选自《雨花》1961年第4期)

又是一年春草绿

梁遇春

一年四季，我最怕的却是春天。夏的沉闷，秋的枯燥，冬的寂寞，我都能够忍受，有时还感到片刻的欣欢。灼热的阳光，憔悴的霜林，浓密的乌云，这些东西跟满目疮痍的人世是这么相称，真可算做这出永远演不完的悲剧的绝好背景。当个演员，同时又当个观客的我虽然心酸，看到这么美妙的艺术，有时也免不了陶然色喜，传出灵魂上的笑涡了。坐在炉边，听到呼呼的北风，一页一页翻阅一些畸零人的书信或日记，我的心境大概有点像人们所谓春的情调罢。可是一看到阶前草绿，窗外花红，我就感到宇宙的不调和，好像在弥留病人的榻旁听到少女的轻脆的笑声，不，简直好像参加婚礼时候听到凄楚的丧钟。这到底是恶魔的调侃呢，还是垂泪的慈母拿几件新奇的玩物来哄临终的孩子呢？每当大地春回的时候，我常想起《哈姆雷特》里面那位姑娘戴着鲜花圈子，唱着歌儿，沉到水里去了。这真是莫大的悲剧呀，比哈姆雷特的命运还来得可伤，叫人们啼笑皆非，只好朦胧地徜徉于迷途之上，在谜的空气里度过鲜血染着鲜花的一生了。坟墓旁年年开遍了春花，宇宙永远是这样二元，两者错综起来，就构成了这个杂乱下劣的人世了。其实不单自然界是这样子安排颠倒遇颠

连，人事也无非如此白莲与污泥相接，在卑鄙坏恶的人群里，偏有些雪白晶清的灵魂，可是旷世的伟人又是三寸名心未死，落个白玉之玷了。天下有了伪君子，我们虽然亲眼看见美德，也不敢贸然去相信了；可是极无聊，极不堪的下流种子有时却磊落大方，一鸣惊人，情愿把自己牺牲了。席勒说，“只有错误才是活的，真理只好算做个死东西罢了。”可见连抽象的境界里都不会有个称心如意的事情了。“可哀惟有人间世”，大概就是为着这个原因罢。

我是个常带笑脸的人，虽然心绪凄凄的时候居多。可是我的笑并不是百无聊赖时的苦笑，假使人生单使我们觉得无可奈何，“独闭空斋画大圈，”那么这个世界也不值得一笑了。我的笑也不是世故老人的冷笑，忙忙扰扰的哀乐虽然尝过了不少，鬼鬼祟祟的把戏虽然也窥破了一二，我却总不拿这类下流的伎俩放在眼里，以为不值得尊称为世故的对象，所以不管我多么焦头烂额，立在这片瓦砾场中，我向来不屑对于这些加之以冷笑。我的笑也不是哀莫大于心死以后的狞笑。我现在最感到苦痛的就是我的心太活跃了，不知怎的，无论到哪儿去，总有些触目伤心，凄然泪下的意思，大有失恋与伤逝冶于一炉的光景，怎么还会狞笑呢。我的辛酸心境并不是年轻人常有的那种累带诗意的感伤情调，那里生命之杯盛满后溅出来的泡花，那是无上的快乐呀，释迦牟尼佛所以会那么陶然，也就是为着他具了那个清风朗月的慈悲境界罢。走入人生迷园而不能自拔的我怎么会有这种的闲情逸致呢！我的辛酸心境也不是像丁尼生所说的“天下最沉痛的事情莫过于回忆起欣欢的日子”。这位诗人自己却又说道：“曾经亲爱过，后来永诀了，总比绝没有亲爱过好多了。”我是没有过这么一度的鸟

语花香，我的生涯好比没有绿洲的空旷沙漠，好比没有棕榈的热带国土，简直是挂着蛛网，未曾听过管弦声的一所空屋。我的辛酸心境更不是像近代仕女们脸上故意贴上的“黑点”，朋友们看到我微笑着道出许多伤心话，总是不能见谅，以为这些娓娓酸语无非拿来点缀风光，更增生活的妩媚罢了。“知己从来不易知”，其实我们也用不着这样苛求，谁敢说真知道了自己呢，否则希腊人也不必在神庙里刻上“知道你自己”那句话了，可是我就没有走过芳花缤纷的蔷薇的路，我只看见枯树同落叶；狂欢的宴席上摆了一个白森森的人头固然可以叫古代的波斯人感到人生的悠悠而更见沉醉，骷髅搂着如花的少女跳舞固然可以使荒山上月光里的撒旦摇着头上的两角哈哈大笑，但是八百里的荆棘岭总不能算做愉快的旅程罢；梅花落后，雪月空明，当然是个好境界，可是牛山濯濯的峭壁上一年到底只有一阵一阵的狂风瞎吹着，那就会叫人思之欲泣了。这些话虽然言之过甚，缩小来看，也可以映出我这个无可为欢处的心境了。

在这个无时无地都有哭声回响着的世界里年年偏有这么一个春天；在这个满天澄蓝，泼地草绿的季节，毒蛇却也换了一套春装睡眼矇矇地来跟人们作伴了，禁闭于层冰底下的秽气也随着春水的绿波传到情侣的身旁了。这些矛盾恐怕就是数千年来贤哲所追求的宇宙本质罢！蕞尔的我大概也分了一份上帝这笔礼物罢。笑涡里贮着泪珠儿的我活在这个乌云里夹着闪电，早上彩霞暮雨凄凄的宇宙里，天人合一，也可以说是无憾了，何必再去寻找那个无根的解释呢。“满眼春风百事非”，这般就是这般。

（选自 1934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泪与笑》）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25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20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

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 rain 也好 pluie 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人“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